

三侠剑

(六)

SAN XIA JIAN

• 中国古典侠义馆藏善本 •

歷代傳承

民国·张杰鑫 编撰

侠义凛古今，威名动鬼神。一心扶赵魏，百战胜赢秦。

为国同坚楚，悠然思废吟。英雄无用处，酒色了残生。

此篇评词，乃侠义之作。由大明起，至崇祯失败，闯王李自成造反，倾国害民，百姓遭了涂炭，二十里之遥，不见人烟，奸淫杀戮，良民苦不可言。惊动总兵吴三桂，在关东盛京，钻刀山，喝血酒，请清兵。……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三侠剑

张杰鑫 编撰

(六)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第六回 僧道较艺梅花桩 英雄暗探白莲寺

前回书表至艾道爷听见房上有蹑足潜踪声音，掀帘枕，纵身形，一道电光相似，踪影皆无，直奔西跨院寻找行刺贼寇。白莲寺和尚白天是先来踩道，夜间前来行刺。究竟是为什么呢？这都是小人的伎俩。皆因焦公子被棍打伤，众家人搭回私邸，请大夫调治，言说公子的伤痕并不见甚重，只是身体太虚，吃几剂药便可痊愈，第一样必需忌房事。焦公子治伤，每日叫王七到县衙催促捉拿凶手。王七去了几次，班房里也都认识啦，遂坐在一处谈话，并问拿贼有什么动静没有。班房遂将安乐村贺家堡班役看见之事，告诉了王七，去安乐村拿人未获等情与王七也都说啦。王七听在心里，遂回归焦公子私邸，与焦公子学说了一遍，焦公子更迫逼府县官人，非拿盗抢犯不可。王七说：“公子爷，您听话听音，那日咱们在彩棚里比武，我被黑汉踢倒；您打倒了黑汉，黑汉动刀，您亮出枪来，贺照雄了事，他说是他的盟弟，才算了解。散了会武场子，咱们逛庙，才看见苏秀才之妻，我与大管家出主意假立借约，用轿子抢秀才妻。路过酒楼，那五六个人跳下酒楼，我们众人把六个人团团围住，梳冲天杵小辫的黑胖子跟大少爷动手，我们去围住那五个，正要拿人，来了个使棍的，他拿着棍来了事，二管家李七偷着给他一刀，他用棍将刀绷飞，刀落在大管家的头上，大管家立刻殒命，您才与那使棍的交手，被他一棍打伤，抢去白龙驹。比及我们一救护您，凶犯七人乘机逃走，这群人一走，咱们当时就给府县送信捉人。这群人落在他的庄院之中，府县三班都欠过他的情，谁也不肯进去搜人。”焦公子说道：“王七，我知你会蹿房越脊，今夜，你可探他之宅院，七个人倘若真落在他院里一个，我就有法子办他。”王七小脑

瓜子一晃说道：“大少爷，我的本领恐怕不成。您要信任我，我能给您介绍一个人。”焦公子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王七说道：“那日您在东门外观音庵去取乐，我打的引马，有几个家人跟随，到东门洞时候，有一个和尚担着两个铁钟，您还说：‘这个和尚有多大力气？’那个和尚与我有交情。我武艺别看不佳，我可是名人的传授，我在白莲寺学艺。白莲寺与少林寺皆互通声气，八大名僧，皆是老方丈之徒。老方丈派大徒弟法蓝为白莲寺掌院僧，二徒弟法慧，三徒弟法缘，四徒弟法宝。少林寺的老方丈，派这四个徒弟掌管白莲寺，我拜的掌院僧法蓝为师。我拜在门下十二载之久，忽然吾之恩师叫我落发，我舍不得父母毛发，吾弃了白莲寺，多蒙少爷款待，收我在您这儿当一份教师。”

王七这本是一派谎言。确实他人倒是拜的掌院僧法蓝。自莲寺有二百余僧人，少林寺有五百余僧人，少林寺的方丈在募化十方1006的时候，他若路过杭州，他必到白莲寺看看。老方丈名叫璧和僧，有一日到了杭州，进了白莲寺，掌院僧法蓝遂偕同三个师弟拜见恩师。老和尚璧和僧出家少林寺，乃是世外的高人，武技高超，在少林门中属第一，因为有杭州白莲寺，所以每逢出来募化的时候，必然假道杭州，为的是看看徒弟掌寺的成绩如何，应兴应革之事，必须指导一番。这日四个徒弟俱都与老和尚磕头行礼，然后又将所收的门徒俱都唤入，拜见师祖父，其中就有短毛狼王七，短毛狼王七是法蓝的徒弟。众徒弟俱都与师祖磕头行礼。众徒弟行礼已毕，璧和僧一眼望见短毛狼王七，遂问四个徒弟说道：“这个徒弟是谁收的？”法蓝见问急忙站起身躯，躬身答道：“此人是弟子所收的门徒。”老和尚璧和僧遂与大徒弟说道：“咱们出家人收徒弟，可是不讲究品貌的丑俊如何，但是必须要五官端方的。你收的那个徒弟王七，你怎么也不看看他的相貌如何？你看他，鸡眼，长脖，龟背，蛇腰，这宗人所在之处，轻者惹祸招灾，重者家败人亡，庙里收

留此等门徒，必得惹是招非，败坏清规。你赶紧将他赶出庙外，如不然，白莲寺祸不远矣。”法蓝僧闻听了老方丈之言，遂说道：“谨尊恩师之命。”老方丈在白莲寺住了一夜，第二日同着随身所带的四个徒弟，遂由白莲寺起身往他处去了。法蓝遂将王七召到跟前来，对王七说道：“昨日老方丈前来，众徒孙俱都与祖师爷磕头行礼，惟独你在后头，以手触地，不与祖师爷行大礼，藐视祖师爷。我自幼拜祖师爷为师，至如今祖师爷派我出来掌寺，所以一切俱都听祖师爷的指挥，不敢违背祖师爷，你方在此庙二年之久，对于祖师爷就这样藐视，将来对于恩师不问可知了。没有别的，寺有寺规，我按寺规处治你，从此逐出庙外，永不准你入庙。”王七还要分辩，大叫：“弟子冤枉！”法蓝拂袖而退，不容王七辩白，无奈逐出了白莲寺。他在庙里学艺，本来好吃懒作，嘴头儿馋，未学了甚么本领：王七出了庙，仍然游手好闲，手中又无钱，只好偷鸡摸狗，越偷胆儿越大，弄来弄去，遂偷买卖大户人家，作的案子也多啦，钱塘、仁和两县拿得甚紧，甚至无有安身之处，这小子遂结交了焦公子的大管家。王三那乃是势利小人，王七所偷来的钱便给王三送礼，后来就认为当族，王三遂将王七介绍到焦公子家里为教师，所作的案子无形中就算销啦。官人一见他在府里给焦公子当了教师啦，谁还敢办公子的教师？他自从当了教师，对于作贼的行道，他也弃啦。这是王七的出身。他方才与焦公子说，在白莲寺受过高人的传授，那话果然不假，可就是被庙里驱逐的事他可没说。今天焦公子要叫他夜探贺家堡，这小子在庙上会过黄三太、贾明、杨香五等，他知道黄三太的厉害，倘夜探贺家堡，必然进的去，出不来。他眼珠儿一转，遂想起一位高人。他遂对公子说：“若前去探贺家堡，恐怕不成，在庙上那些人，准都在贺照雄家里，连与我动手那小子大概也在那里，我去了恐怕不是他们这些人的对手。公子爷，你霉是报一棍之仇，抢去白龙驹之恨，非此人不可，若用此人，管保给公子爷报仇雪恨。

可有一件，公子爷必须舍得重资。”

焦公子报仇心胜，遂问道：“此人为谁？”野鸡溜子王七说道：“那日咱们出东门洞的时候，在门洞里不是遇见一个陀头和尚吗？此人并不是外人，公子爷在马上还夸他膂力过人，那人正是吾的四师叔法宝。自幼出家，提起他的恩师、小人的祖师，大大有名，天下皆知，乃是一位世外的高人，是少林寺掌寺僧，名叫璧和僧，乃是有道的高人。我这四叔有千斤膂力，金钟罩铁布衫的工夫，公子若将他招致在门下，必然能给公子效劳，杀贺照雄一家，擒在庙上与公子动手那群土匪，犹如探囊取物。可他就是一样，他老人家最好酒贪财，您要聘请他，我去请他决不能不来，您必须用金虾钓鱼之法。什么叫金虾钓鱼之法呢？您花上几两银子，作一套新僧帽，装在捧盒之内，将僧衣僧帽折叠好了，捧盒底下放上几个大元宝，上用红纸盖好，叫家人搭着礼物，我骑着马，前去请他，就说奉公子爷之命，他一见许多的银两，必然前来。但是他住的三官庙，是一座破庙，连墙壁都没有，这许多的银两，他是没有地方放的，必然还得收在公子爷家里。这就叫金虾钓鲤鱼之法。”公子他是报仇心急，连连点头。遂照王七所说的话，置了一身新僧衣僧帽，叫两名家人搭着，王七骑着马，遂奔东门外三官庙而来。

来到庙外，王七下了马，将马拴在庙外旗杆之上，王七先走入庙内，告诉外面搭捧盒的，说道：“你们听我的话，我若是叫你们进去，你们就搭着进去。”嘱咐已毕，王七遂向庙里走去，一看和尚的那对钟正在院中放着呢，王七心中欢喜，和尚必然在庙里。走入大殿之内，王七一看，和尚正在那蒲团打坐，二目闭着，王七进去，和尚连眼都没睁。走到和尚身前，控背躬身，叫道：“四师叔一向可好？”和尚两眼一翻，看了一眼，遂说道：“我打量是何人？原来是你。哪一阵风将你吹到破庙里来？谁是你的四师叔？你从今以后别叫我师叔。你忘记那日东门洞里狭路相逢，你骑着高头大马，贫

僧担着两个钟，你将头一低，连一句话都没有，如今你跑到这儿又叫我师叔，必然没有好事，快去快去。”野鸡溜子王七闻听，爬在地下就磕头，说道：“可冤死侄儿啦。侄儿那日在东门洞里遇见你老人家，本来要下马磕头，皆因为侄儿给焦公子引马，在大路之上，侄儿若下马与师叔施礼，有些不便；再者说，既在公门当差，身不由己，以致错过了，您老担着钟走啦。侄儿与少爷回到府里，坐在一块饮酒吃饭，侄儿因想起了四叔您老人家，侄儿便就把东门洞内怎样遇见师叔您老人家，未得下马行礼之话，说了一遍。公子爷闷闷不乐，侄儿问他为何不乐，公子爷说道：‘我的本意为是投名师求高友，府里头聘请五十三位教师，无奈俱是平常之辈，终不得会有高人。’侄儿遂对他说：‘您要会见高人，这有何难？白天所遇的陀头和尚，自幼练的金钟罩、铁布衫，全身武艺，可称天下无双。’他闻听心中甚喜，非叫侄儿聘请您老人家，拜您为师，情愿终身奉养。我以为他是少爷脾气，当时高兴，我也未曾切实应允，岂料他自那日，天天不断的催着我，叫我访您老人家，我看他果然是真心实意，我才应了他。”法宝闻听，一阵哈哈大笑说道：“这公子品行如何？”王七说道：“他是知府公子，读书知礼，文武兼全，专结交天下英雄，外号人称小孟尝。礼贤下士，仗义轻财，济困扶危，真是好人。”王七说到此处，向外一招手说道：“速将公子的礼物与我四师叔抬进来。”前文表过，陀头和尚是最贪财之徒。及至打开捧盒观看，是一套僧衣僧帽，取出僧衣僧帽，捧盒底下铺着红纸，和尚一掀红纸，白花花俱是元宝，和尚不由见钱眼开。王七在一旁说道：“四师叔，这是见面礼，您要是到府里，大碗吃酒，大盘食肉，都很随便的。”陀头说道：“既蒙公子见爱，贫僧理应拜访。但是我是出家人，住在府里，出入恐有不便。”王七说道：“公子好静，不住在府里，在护墙河外另有一所四合房子，那是公子私宅，公子平常住在私宅。您要去，夜晚您到护墙河，见有四棵桃树，那就是公子的宅院。”和

尚说道：“化缘常常在那里休息，那是熟路。我夜晚前去，你先在那里等候便了。”王七点头出了庙，上马遂回公子私邸复命。

夜晚和尚果然来到护墙河外桃树下，天已初更，王七早在焦公子后花园墙等候，王七见和尚说道：“四师叔您来啦，公子等您犹如枯苗盼雨。”王七引路，由花园后门穿宅越院，来到焦公子外书房门口。王七喊道：“公子爷！大师傅来啦。”两个书童搀扶焦公子，随众教师迎接出来，如众星捧月。焦公子双膝跪倒，口中说道：“弟子今日得见高人，真是三生有幸。”和尚打问讯，伸手相搀说道：“和尚有何德能，劳公子这样错爱？”众人将和尚让至屋内。焦公子让和尚坐于上首，自己下首相陪，童子将茶献上。焦公子说道：“若非王七教师聘请高僧，弟子焉能得见老师之面？”王七吩咐掌灯摆酒，工夫不大，杯盘罗列。摆好上等酒席。和尚见公子面容消停，和尚问道：“焦公子为何面容枯瘦？”焦公子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师傅得知，我拜您为师，总算有了师生之情，养老送终，都是弟子之事。皆因弟子有一件不白之冤，本杭州府有一家富户，住在安乐村贺家堡，此人明善暗恶，坐地分赃，家中窝藏许多的大盗，明着施点小惠，收买穷民。他跟弟子有隙，嘱托他手下匪人，在八月庙上抢弟子的绸缎店衣铺，此事适被弟子遇见，我的管家过去一拦，匪人将我大管家王三用刀扎死。弟子要拿明伙执仗之人，又来了一个贼头，手使盘龙棍，将弟子打伤，坠落马下，口吐鲜血，这贼人竟敢在人山人海之中，抢去弟子白龙驹。县太爷验尸已毕，两县一府严拿，据班头报告，此项匪人俱都落在安乐村。两县一府马快班头，能为俱都平常，不能进庄拿人，弟子之仇不能报复，所以叩求师傅，设法为弟子报仇。”和尚闻听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公子何不早言？贫僧有药一粒，专疗红伤。”语毕，由腰间取出一个纸包，打开纸包取出一粒丸药，递给公子，说道：“这是少林寺老方丈配的丸药，公子用下，当时便愈。”公子接药在手，用白滚水服下，顿觉精神爽快。王七接着说

道：“四师叔，抢犯俱都窝藏在贺照雄之家，四师叔你看怎办？”和尚问道：“这群人都是什么长相？”王七说道：“有一个好认的，头上梳冲天杵小辫，大肚子，罗圈腿，狗蝇眼；还有一个瘦小枯干，头戴马尾透风巾；有一个面如少女，年在十六七岁，长的女相，使一对判官双笔；有一个黄白脸面，手使朴刀，细腰窄背；有一个面如紫玉的，手使一对练子枪；有一个面似桃花的，手使一对练子锤；末了来了一个使棍的，剑眉朗目，二十上下年纪，乃是棍打焦公子，抢白龙驹的正凶。”王七说着话，和尚吃得杯干盘净，已有七分醉意，听完王七之言，说道：“焦公子，非是贫僧说句大话，我杀这七个人，如同探囊取物。明天我仍着破僧衣，担着双钟，前去踩道。明着募化，夜晚我到贺宅，杀他一门老幼，然后将抢夺白龙驹的人头带回来。”王七说道：“师傅你不行，贺照雄甚得人心，他家又有七个大盗，此地正属杭州所管，贺照雄男女下人好几十个，你杀那些人，地面上担不起。我给你出个主意，叫公子爷打发家人出去，多买硫磺、焰硝引火之物，您杀完了，围着他的宅院四外放火一烧，完事之后，官家无所调查，就报一个火烧独门。”他们在那儿正议论此事，房上有一位剑客听了一个满耳，他们在屋中连一个影儿都不知道。和尚醉倒了，第二日，吃早饭之后才起床。王七说道：“师叔，您今天吃饭少喝点酒吧。”和尚吃完了饭，养养精神，再回南门外三官庙，将焦公子所送的僧衣脱下，仍然换上破衣服，担着铁钟前去安乐村踩道。僧人焉知剑客艾莲迟在贺宅？来到贺宅一化缘，贺照雄给了五百钱。和尚说了一句：“好大的宅院，人旺财旺。”担着钟回归三官庙，换上衣服，至夜晚奔向焦公子宅院而来。焦公子当晚与众教师正在秉烛饮酒，见和尚来到，急忙迎接进去。和尚遂将白天在贺宅化缘之事，对焦公子说了一遍。焦公子说：“给钱的人，就是贺照雄。穿青布衣服，是给他父亲守制。”和尚坐下，仍吃得杯干盘净。王七说道：“四叔，您先少喝一杯，回头再喝。”和尚放下酒杯，王七

将焰硝口袋取出来，递给和尚。和尚斜插戒刀一口，临行时叫道：“焦公子！贫僧三更一过，必然回来，请公子验看人头。”语毕，站起身形，一掀帘子，一道黑影，踪迹不见。众教师皆赞美和尚的工夫及身法的灵便，王七晃着小脑瓜子说道：“我师叔好比大宋朝的赵匡煜，取人头去了。”

不表王七从心里美，单说和尚白天踩的道，晚上再去，轻车熟路，和尚进了安乐村西桥口。前文说过，有马快把守西桥口，和尚行走如飞，一道黑影过了西桥口，马快见一道黑影，再看也看不见什么了。和尚来到贺宅，由大门西上房，到西跨院，西跨院北墙有一棵榆树，和尚扶着树枝子向下一看，贺宅前后黑暗，惟有二道院书房灯烛明亮，光露于外。和尚思索：必是贺照雄同着明火执仗的七个人在内。和尚遂先奔二道院灯光而来，就看东北上有一道白线，犹如立闪一般。和尚由房上蹿房越脊，奔这道白线而来，走到近前，踪影皆无。又向正北一看，又是一道白线，和尚又追，又不见人，和尚心中纳闷。忽然见花瓦墙上又一道白光，和尚又追到花瓦墙上，向墙外边一看，原来是一道松林。和尚在树林中一找，北至护庄河，南至贺宅花瓦墙子，并无一人。和尚心中暗道：“贺照雄家中有财神，若是妖魔必现黑气，仙家修成正道，方是白光。”和尚自己正在思索，听到一棵大树上枝叶哗啦一响，只见一人头朝下脚朝上，离地七八尺一折身，脑袋朝上双足落下，脚尖一沾地，口中念道：“无量佛，师兄因何黑夜至此？”和尚念了一声：“阿弥陀佛，道友，我被友人所托，要办一件大事。”道爷说：“师兄你酒气逼人，背后背着那物，有硫磺之味。夜入良家之宅，何需此物？”和尚说道：“我是受人之托，终人之事，道友不用多管。”道爷说道：“过耳之言不可听。要叫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眼见为真，耳听为虚，不可妄信。焦公子聘请你，那叫金钩虾米钓鲤鱼。许你养老送终，以何为凭？你好酒贪杯，要杀一门良善，师兄你也采探采探，本宅母慈子

孝，男女下人都是义仆。你听信小人之言，不察贤愚好歹，你好酒贫财，并在北六省酒后无德，杀了十余人。我跟你到杭州，贫道有心拿你，送在白莲寺，或是少林寺，按戒规治你的罪名。到了杭州府，寄居三官庙，夜静更深，你盗取古庙之中两个大钟，钟里坠上铁胆；你又偷道友之钱，打了一条铁扁担，每日募化。我看你此种举动，要挽回劣性。咱们和尚老道，拉铁练，钉手心，都为赎前孽，我就不能再拿你了。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你要悔改前非，在深山之中，找一座大庙，你再从新受戒，改过自新。不可听信一面之词，伤害良人。”法宝僧闻听大怒道：“老道不要唠叨，你必是贺照雄之党。你要多言，我先杀你。”艾道爷说道：“不听吾言，休生后悔。”法宝僧大怒，背后伸手抽戒刀，照着艾道爷的道冠就是一刀，艾道爷向旁一闪，戒刀剃空；和尚回手横着又是一刀，艾道爷又一闪身，和尚劈空；冲定面门又是一刀，艾道爷又将身一闪，遂说：“你且慢动手。红花白藕青荷叶，自古僧道是一家。吾让你三刀，你要再动手，吾要削了你的头。”艾道爷说着话，遂伸手一提蓝布道服，取出一宗物件，其形同皮球相似，里边是牛羊尿泡，外面再用奶茶、松香、白蜡熬成汁，一层一层蘸了，用手一按是软的，被风一吹是脆的，一沾热是粘的。左手拿着此物，右手将宝刀离匣，如同一汪秋水，寒光逼人。和尚第四刀斜肩带背而来。老剑客一一递剑，只听和尚的刀背呛啷啷一响，刀分为两段。和尚一看刀断，刚要念阿弥，未曾出口，老剑客横着一剑，和尚的人头已落，老剑客又一伸手，用球将腔子一堵，此球被热血一浸，贴在脖子之上，连点儿血都未曾流出。老剑客早已预备停当，大树底下一堆沙土，后花园子扫花厅的一个破苕帚，婆子们不用的一块破捶布石。此石一尺多宽，二尺多长，老剑客将捶布石四面用剑挫了四个口儿，放在就地，将和尚死尸搬在捶布石上，由腰间掏出绳子，十字花将和尚摁在捶布石上，然后将和尚人头血迹，用沙子垫好，拿苕帚扫净，用手提着和尚死

尸，走到了护庄河的岸旁，用力一抛，就听噗咚一声，掷在了护庄河内。再回树林子，将和尚的人头用油绸子包好，提在手中，够奔护庄河西桥而来。来到桥旁，一晃宝刀，一道寒光夺人二目，班头马快，一打冷战，艾道爷走过护庄桥，直奔焦公子的私邸而来。

且说焦公子自和尚走后，便在外书房与众教师们候等，直等到三更来天，仍不见和尚到来，焦公子说道：“王七，你去到安乐村去看看，作个接应。为何天至三更，还不见师傅到来？”野鸡溜子王七如何敢去？这小子一晃悠长脖，计上心来，叫道：“公子爷！您不要忙着忙，贺照雄全家三四十口子人，师傅到那里杀人放火，总得半夜的工夫。您没有看见过红差吗？要是杀多了，还得换人呢。三四十个人，您想不得杀会子吗？还有那七个抢犯，全都精武术，贺照雄也是练家子，师傅总得先跟那七个小辈们交一回子手，然后才能在四外放火。也得个工夫呢。公子爷您只管放心，我师叔是万人不当之勇，一会儿您净情着看人头吧。咱们也别净等着，此时三更已过，师傅也该着回来啦，咱们摆上一桌接风酒等候师傅，师傅此时大概许在路上呢。腰中围着七八个人头，再杀半天人，在路上也许休息休息。”焦公子不知道王七这小子是胆儿小，信以为真，遂用上等的古瓷家具、银杯金壶，摆上一桌上等酒席，净等和尚到来。正在大伙谈天论地之际，就听书房窗户叭哒一声，抛进来一物，众人一看，原来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。书童吓得尿了一裤，众教师俱各毛骨悚然，野鸡溜子王七咋舌缩颈，焦公子乃是武夫，留神一看，见有月牙箍的一颗首级。焦公子说道：“这不是师傅吗？”野鸡溜子王七说：“可不是师傅是谁呢？”焦公子说道：“王七，你说师傅有万人不当之勇，有金钟罩的工夫，日行千里。如今怎么未曾杀人，反被人杀了？这可怎么办吧？”野鸡溜子王七心中也是胆寒，事处无法，只得说道：“这还不好办么？不问可知，这一定是贺照雄羽党所为。我给公子出个主意，将此人头提着进城，报告府台大人，就说

贺照雄窝藏大盗，坐地分赃。他贼党虽多，也敌不了官势。”焦公子闻听，深以为然。披上斗篷，叫书童给备马，野鸡溜子王七也骑着马，过了海河桥就是杭州府，来到城前叫门，门军问：“什么人？”野鸡溜子王七说道：“本府的少爷。”门军一听是本府的少爷，急速开了城。二人进城门，沿路上野鸡溜子王七教给焦公子一套话。到了府衙门，看门的问明白了，这才开门而入，又问：“少爷背后是何人？”焦公子说：“是我的亲随。”到了府台的书房，适逢恰巧，官宅里来了内亲，乃是知府的内侄女，知府在外院书房安歇。门军到外书房问道：“大人睡了吗？”知府说道：“本府尚且未睡。何事禀来？”门军说：“少爷进府，有重要之事。”府台大人闻听公子有机密之事前来，遂传唤童子秉烛。公子进了书房，给父亲请安，王七在焦公子背后，又有书童挡着，知府未及留神。知府问道：“这两天你的伤痕痊愈了？”公子说道：“孩儿伤已痊愈大半。”知府又问道：“孩儿为何深夜入府呢？”焦公子说道：“今有大事报告天伦，抢绸缎店的主谋，乃是本地绅士贺照雄。孩儿派人去到那里踩探，致触贺照雄之怒，贺照雄杀了一个陀头和尚，三更半夜将和尚的头扔在孩儿的书房。孩儿正在书房看书，血淋淋的人头由窗户扔进屋中，当时众教师出了书房，那人上房逃走，众人追到安乐村贺家堡，那人进了贺照雄的宅院，踪迹不见。”焦知府闻听，一捻颌下墨髯，说道：“振芳，你可不许胡闹。为父上任以来，二载有余，贺照雄乃是书香门第，为父深知。他若坐地分赃，难道前任府县就不办他吗？你可别将为父四品官闹丢了。谁追到的安乐村贺家堡？”焦公子用手一指背后王七，说道：“就是这位王教师。”知府一看王七相貌，大大不悦说道：“什么人？敢夜入官宅。”焦公子请安说道：“这位王教师乃是孩儿的近人。”知府心中暗说：“吾儿为何交此不良之人？”王七一晃悠小脑瓜说道：“小人追到安乐村贺家堡，见那七个抢犯俱都藏在贺宅。大人若搜不出来七个抢犯，重办小人。”知府手捻墨髯，正自思索，

焦公子眼泪汪汪，叫道：“天伦若不给孩儿作主，孩儿性命难保。”知府见公子如此，遂动了爱子之心，暗暗叫道：“贺照雄，打狗你得看主人。你与我孩儿作对，就是跟我作对。”叫童子立刻去请刑名师爷。这位师爷姓汪，童子去请师爷，工夫不大，汪师爷一步三摇，来到书房。就见两道黑胡，岁数不大，八月节后，还拿着团扇，步眼儿都有一定的尺寸，说话唔呀唔呀的进了书房，说道：“大人在上，吾学生拜见。”作了一个揖。知府欠身，遂说道：“先生请坐。”又向振芳道：“见过汪师爷。”焦公子过去请安，汪师爷答礼相还，遂问道：“大人，黑夜之间传唤我，有何吩咐？”知府将贺照雄坐地分赃，窝藏大盗，在庙上抢绸缎店、估衣铺并公子的白龙驹之话说了一遍。如今又杀了陀头和尚，将人头掷在少爷书房之中。请先生办一大套文书，要重办照雄，非叫他灭门不可，本府方才出了此气。请先生即刻办稿，本府看完了再录卷。”汪师爷闻听，遂说道：“这个事情倒好办，我拟一个底稿，请大人观看。”就此在书房之中，命书童取过文房四宝，书童将墨研浓，汪师爷提笔，不加思索，起成了一张稿子，双手递与知府，遂说道：“请太人观看，哪儿不对，望大人斧正。”知府接过稿子，手捻黑髯，将稿看了一遍，说道：“先生大才，一字不用删改，就照此稿录卷吧，明天用印打封。”正在此时，就听书房之外说道：“大人一辈作官，辈辈作官。不要听细人之言，害贺照雄一门良善。望大人不可纵子行凶。”语毕帘栊忽起，一道寒光进了书房，满屋中乱转，知府与师爷眼前剑光双绕，只见剑光不见人影。汪师爷是南人胆小，遂喊道：“大人！我的腿没有啦！我的脑袋也没有啦！哎呀，要了我的命啦！”剑光一晃，帘拢一起，再看踪影皆无。就听书房外说道：“大人不要诬害善良。大人要走文书害贺照雄，我就先奔江宁府钦差大人衙门上控告与你。如其不然，吾要到北京告御状。”此时屋中剑光也没有啦，汪师爷定睛一看，方才起的稿子也没有了。汪师爷叫道：“大人！吾的脑袋还有没有？吾的腿

还长着吗？”知府说道：“汪师爷，你吓糊涂啦。人要没有脑袋，怎能说话呢？”知府一看，汪师爷左眉上鲜血淋漓，知府说：“先生左眉毛没有啦。”汪师爷一摸，满手的血迹。汪师爷说：“唔呀，府台的胡须没有了。”知府用手一摸，颌下胡须剩了一寸多长，如同麻刷子了，知府惭愧之甚。汪师爷说：“大人，我回家抱娃子去了。要将我右眉毛再剃下去，我成了什么师爷啦？明天吾就走了。”焦知府虽不是清官，也莫有过恶，当时大怒，叫道：“焦振芳小冤家！你无故找祸，此人若是杀了你父子，如同割鸡一般。”越说越气，叫道：“来个人，给我掬出去！”书童过来说道：“少爷，府台大人正在盛怒之下，您先请吧。”焦公子娇惯成性，说道：“父亲，抢去孩儿的白龙驹，明伙的这七个人，难道您就不办吗？”知府拍案大叫：“县衙门公事已去，本府亦曾派差役捕拿。你不要管我的公事，这七个人自有办法，不与贺照雄相干。”焦公子与王七羞惭出了书房，老剑客扫眉削须，焦知府再不敢加害贺照雄。

焦公子无精打采，垂头丧气，出离了府衙，乘着坐骑说道：“王教师，这么一来更糟啦，大人气怒之间，也没吩咐和尚的人头验不验。”王七摇着小脑瓜说道：“少爷，我自有良策，非叫您遂心不可。”遂仍然叫开钱塘门，出城过了海河桥，二人下了坐骥，进了书房。人头仍旧提回来啦。将人头向桌上一掷，焦公子向王七道：“这可怎么办？”王七小脑瓜一晃，冷笑道：“少爷还不知道，俗家人疼儿女，和尚老道疼徒弟，孝师傅，敬重师兄弟。少林寺、白莲寺，两个寺院有八大名僧，这位在白莲寺的是我四叔，官面的事，少爷您运动，在八月庙上高搭一座擂台，全凭我三寸不烂之舌，将我师傅请出来镇擂。那使棍的与梳冲天杵的必然上擂台，当着擂台下的众人，擒着一个，用板子夹棍那种刑法，他必供出贺照雄来。到了那时，贺照雄有应得之罪，然后由他宅院之中搜出白龙驹，仍然归您。”焦公子复仇心盛，遂点头应允。王七由陀头上起下月牙箍，用

蓝绸子包好，要到白莲寺搬请老僧法蓝，这且不提。

单说贺照雄见师祖追出和尚，至天明未归，放心不下，遣人四外打探。这日有家人走东门外，见贴有布告，说廿四至廿八日，在庙前高搭擂台，聚会天下的英雄豪杰，如有武学精奇之士，拔为府县班头，如不愿当班头者，请为府县的教师，教传两县一府的官人习武。擂台上拳脚、刀枪棍棒，点到而已，如伤人者，府县衙门以法处罪。家人见了告白，报告了贺照雄。贺照雄说道：“古今没有拔班头立擂之理。”萧银龙一笑说道：“净为我们爷儿七个。镇擂台者必有意外高人，明着是擂台，暗着摆下香饵钓金鳌，掘下壕坑擒虎豹。咱们爷儿七个，到在了擂台那儿，他们必以言语激咱们，教咱们上擂台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拿住一位，必然严刑拷问。”金头虎说：“此话有理，咱们不到擂台那去。”萧银龙说：“贾五哥，你真是浑人。你看贺大哥，每日提心吊胆，全都是为咱们，咱们不到擂台下，不算英雄。咱们打擂台下一走，不就给贺大哥择清了吗？咱要离了贺宅，就没有贺大哥的事啦。师祖父万无差错。可有一样，咱们上擂台，可另有一个击法。”萧银龙遂开了一个条儿，叫家人备了一匹马，到杭州城里，置买东西。候至家人快回来的时候，萧银龙生上炭炉。家人将东西买来，萧银龙将买来的物件配好，对上水，放在砂锅内煎好，就如同油粉相似。萧银龙叫：“黄三哥，李二哥，你们将此油粉擦在脸上。”黄三太与李煜擦完了，脸上的颜色，粉润透着紫色。贾明说：“短命鬼，我与香五怎么办呢？黑脸有什么法子？”银龙说道：“自有良法。”又对上材料熬了一回，金头虎与杨香五擦上，俱都变为黑脸啦。贾明说：“你真损，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啦。你将张茂龙怎么办？”萧银龙又将材料对好，与张茂龙擦在脸上，擦完了一看，二人的脸上，红中透亮，亮中透黄。众英雄一看，俱都变了本来模样，大家一场好笑。又与长工月工借了六身衣服，无非是粗布蓝布。到在擂台下边所用的家伙，俱叫家人给预备停

妥。到了二十四日这天，众人俱都抹了脸儿，穿上长工月工的衣服，惟有黄三太不换衣服，萧银龙说：“三哥为何不换衣服？”黄三太说道：“我一穿上长工月工的粗布衣服，便失了本来的面目。”银龙道：“这不过逢场作戏，何必固执呢？”众人俱都劝解，黄三太这才换了贺照雄穿的青衣服。金头虎穿长工的破衣服，一脸灰色的大麻子。连同家人，共有三十余位，分三拨而走，每拨夹杂黄三太等二三人。县府在安乐村贺家堡的官人也撤啦。大伙临行时，约会在擂台东南角相会。东南角有大茶棚，大伙来到擂台下，俱到在了大茶棚内喝茶。贺照雄、黄三太、杨香五等，一看这座擂台，是坐北向南，宽有二十余丈，长有十余丈，有后台，上下门挂着彩帘，擂台上东、西、南有红油漆栏杆由平地起，有一丈三尺高。擂台上东西设摆兵刃架子，十八样短兵刃在西，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、搦练镗耙、拐子流星、挠钩铁尺；擂台上东面，十八样大兵刃，画杆戟、大枪、蜡杆子等，俱都是加重的分量。擂台上可并无一人。

等到天至午前，西南方一阵大乱，大少爷来啦，镇擂的老师傅也来啦，众教师骑着马，恶奴等在后面跟随，来到擂台切近，乱抖嚼环，齐撒征驹，有铁青马、有红鬃马、有艾叶青，就是没有焦公子那匹白龙驹。众恶奴当中，有一个太师椅，绷在两根轿杆上，四人抬着一个老和尚，身穿蓝布僧袍，足下白袜开口僧鞋，颌下一部银髯。和尚分三门，有留胡子的，有不留胡子的。四个大汉搭着这座椅子，放在台口下。焦公子大众弃了坐骥，家人等接过马来，前去遛马不提。众人都由西台口梯子上擂台，老和尚在台口下椅子上端坐，焦公子与众教师在台上面朝南，惟有王七摇头晃脑，焦公子控背躬身说道：“请掌院当家的登台。”老和尚脚尖一点地，丹田一运气，拧身纵上擂台的栏杆上，身子摇三摇，晃三晃。金头虎说：“看和尚要掉下来。”杨香五说：“傻小子，那叫蜜蜂儿戏花蕊，缩小棉软巧。”和尚飘身下了栏杆，焦公子说：“老当家的请坐——